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

明 賀復徵 編

記五十一 花鳥

養竹記 唐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

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屢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于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篲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菶茸薈蔚有無竹之心焉

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有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况于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伐樹記　宋歐陽修

署之東園久茀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

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耶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耶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

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葢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欞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説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

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鼠幸者漂沉汨没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鼠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梁棟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

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肰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庭莎記　陳師道

介清思堂中謀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横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癃者芟薙之役勞於夏畦盍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絶也予既恱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咏間多有種莎之説且兹地宛在崇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𥙷木佳卉雜於豐草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脩徑布武之外悉為莎場分命騶人散分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溉之以甘井光風四泛

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斁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令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闕　馬廄東漢學舍間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闕　剗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琬琰庶通賢君子闕　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東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陸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歳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盛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瞶者愈槁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

槁不死固宜欲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遽
昌老真吏以為恨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
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
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剪勿棠
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
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栢一小枝為手板書于圖志今見
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
木坐謗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

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閫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射象記唐庚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於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攻之操戈戟弓弩火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旁觀鼓譟以助勇者亦已千計既至皆逡巡不進有監稅蒙順國者邕州邊人以趫捷自矜短衣踴躍披數十矢射之中項背如蝟毛象龐然不動徐以鼻卷去寘後中左耳流血被面象怒馳之順國棄弓反走未數步象以鼻鉤其膝盤之於地蹂踐之衆潰走散象亦緩緩引去少焉吏

卒就視則順國巳碎首折脇陷胸流腸死矣吾時方食
聞之投筯嘆息嗟夫使象得入城則臭之所觸齒之所
拂足之所蹙豈復有邑屋居民聚落也哉為萬人排難
而以一身死之此吾所以嘆也然吾聞交趾捕象必用
機穽未有直决者吾嘗識其形矣其立如屋其卧如堤
其行如舟是豈可與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
所以又嘆也然向使數百人者叶心戮力齊奮而共擊
之亦未必不勝朓令不勝猶當不至於此此吾所以又

嘆也雖然古之不量事力奮區區之忠以排難救人為已任而困於無助以至碎首折脇陷胸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數凡有志而無成者皆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嘆也作射象記

粤某山蜂分日記　謝翱

甌粤之南有某山焉跨羅浮挹九疑穴其竇而下空洞橫亘數千里與句漏通山之陽其民至老死不知歲歷唯以甲子紀日由穴之陰而南雖甲子亦不書山衆天

小鑿石竅繩其上上屋纍纍而下者若冢高者若浮圖山中人養蜂分地蒔花編竹若䕶蔬果擘杉桐卷之或取雜木剡其中為蜂房每數日蜂輒有分者置不問聽其所至而止率以蜂之多寡為家之厚薄四時旦暮悉候於蜂故歷與甲子可無也濱是山之郡其人皆能言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婚嫁興作偶及蜂分則趣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蜂移之家若僕若隣無遠近遞相報俾皆知是日之吉不敢隱

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而詰
歷驗之無不合且其王生而有髭則為異舉族附之不
敢後則為忠遺物害而去有相失者不肯附他族必彷
徨嗌嚙自相枕藉以死則為貞出則紛然先後奔走之
不暇則為勤歸則翕然集若赴期會而聽號令則為整
食蜜之餘以遺取者不怨則為廉為房以自居則為智
有蠆以自衛則有勇修是數德而又能知天時以協人
事則夫貪賄無謀亂行離次棄君事讐反復變詐以取

富貴利禄者身為蠆尾而不卹雖其形則人也使其居
深山中與不知甲子之民將必顛倒五行以為民害寧
不為兹物之愧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記五十二 雜記

秦氏新阡記 明屠隆

夫人生遊四海死入㝠寥即貴如王侯賢如神聖咸化白骨予觀古人無一在者高陵大寢或犁為土田矣即古所稱長生久視亦不能白日行遊國都謂蜕形而入

清虛藉令清虛實有之未免去人間世與化白骨者何異形則同盡神則同返于真生之不足恃如此達人不肯以一世過影之身多營過勞而務宣其侈心何況冥寥無知又何戀焉而憂及身後之白骨也故蒙莊楊王孫之事達者往往喜道之雖然此賢智之士所自為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天命苟在生則欲其無涯大運苟終死則不能延其晷刻于是乎哀傷慘戚無所寄之則美而棺槨豐而

丘墓以為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無知乎吾以盡吾區區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聖賢之所不非也若聖賢自處以達而為之人子者又以達事之則何仁于烏鳶螻蟻而不仁於親親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言古者墓必封嘉而無所事修也秦氏新阡者在太湖軍將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東吳稱善地葢吾師勾吳秦方伯先生與其尊人通叅公之阡也秦氏之先隴故在九龍山至故通叅公而方伯先生

改卜于軍將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諸子壙等遂以先生瘞山之陽焉先生文行朗絶為我朝名德醇儒不佞某以薄藝受知為先生門下士不佞自潁陽渡江而先生甫下世躬東生芻哭先生靈輭下至是先生諸孫以新阡記見屬某惟山川之秀實生偉人欝葱之氣結為嘉祥仁人孝子之所為必擇善地而瘞者固以棲神妥靈亦以錫胤昌後然結秀發祥之地惟有德福者為能居之淺薄之夫雖求之不能遇雖遇之不能有也泰

氏世多君子以敦實長厚聞于吳中纍傳至先生而德業昌明益以碩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聞始有事茲土掘地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往牒謂曼倩歲星精世傳其過紫海遇崑崙巨靈事甚怪至人邁世不可端倪若是則先生將證大道與東方生諸君逍遥清虛不可知雖然余稱達人即無論其仙乎不仙要之委命待盡去留無心則槃槃一丘不過寄仁人孝子之用心達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

丘即身後名又何有矣而狀而銘而記無乃徒煩其辭乎昔仲尼之表吳季札不過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鄉人也

國泰光禄壽藏記 屠隆

余諸子大來字國泰襄惠太宰孫簡肅司冦後襄惠寛仁簡肅嚴重咸有古大臣風國泰少侍簡肅京師時世廟在朕袁州父子恣睢百僚望塵順指獨簡肅正色無所阿袁州睚眦所當立中奇禍簡肅以清忠受知世廟

莫能誰何而簡肅亦益厚自毖慎戢下甚嚴國泰兢兢
遵繩尺靡踰跬步有佳公子聲簡肅由大廷尉歷司寇
總内臺久春秋既高累乞骸骨以世廟特眷不得請卒
于官國泰扶喪歸經營襄事務殫心力以孝稱簡肅友
愛諸昆季推蔭敘兄之子而國泰由太學官光禄丞名
家子用才能受知主上浸浸嚮用屬有齕之者出貳通
州非其好也擘畫幹理當機立辦得稍以暇日徜徉狼
山風采掩映監司蹤之居通二年慨然嘆曰世味行盡

羇栖何為吾寧以折腰吏故久寒白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當路惜其才留之通父老亦挽轍遮道竟不為留歸而就簡肅墓傍壘石穿池栽花種竹為怡老計簡肅清約如寒士身歿之後遺産枵然國泰好客多情不廢觴咏性復慈愛病施醫藥死捐棺殮久而不倦于簡肅墓右豫為壽藏曰生之有死如晝之必夜潮之必汐古昔以來紛紛擾擾今誰在者同掩土壤夫土壤何情之有衮衣垂綃也而掩韋衣藍縷也而掩英雄喆士也而

掩憨騃臃腫也而掩桐棺裸形也而掩珠襦玉柙也而掩吾生而為穴歿則歸之無為子孫憂不亦善乎嗟嗟若國泰幾達矣不佞黒髪挂冠洸洋自放城中半畝之宮栽卉木卧榻前曉起科頭手抱甕灌園外客不至呼妻孥對松桂話桑麻了不關人間世斯亦有國泰之心者國泰亦雅好余時治一尊邀余醉簡肅墓下不佞居恒有詩云雲深鷄犬稀日落狐兎走因嗟泉下人勉進杯中酒相與浮白歌呼起而觀漲海月冉冉生乎巖岫

天風颯颯而吹衣裾即以了生死齊脩短夫蒙莊御寇吾與若師乎

烈婦姚氏記　徐渭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廵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緡緡父故榷吏死而家益貧緡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之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縱辱吾夫族若

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懐石沉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涖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録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沉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

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既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其貴人之妻則曰其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為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為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胡風哉至如令姚氏舉則絶反是葢受旌者得之為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為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

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得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湯顯祖

天下有意義之事非庸庶人所得與也何也庸庶人不足以受此名不足以食此報葢必存乎其人雖然以為名而張之報而収之則亦庸庶人之事非有人其中也人之大致惟俠與儒而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無食尤莫急于有士才而蒙世難庸庶人視之曰此皆無與

吾事也天下皆若人之見則人盡可以餓死而我獨飽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殺而我獨頑然以生推類以盡天下寧復有兄弟宗黨朋友相拯託寄妻子之事耶此俠者之所不欲聞而亦非儒者之所欲見也以予所聞亡友河内太守蘄水朱子得之弟康侯有足記者其從兄子貞破千金之產豪浪結客產盡去而為漁大澤中不得魚殊泣自傷康侯曰如此天下聞之必以俠為悔歲與之田百斛曰吾非為子貞八口者也初子得病且劇自

度不可起割田其宗人為公私費康侯益為廣之得四百斛曰先岳伯太守之遺也施予必稱父兄可謂儒者其彔著在急難友人姜夔一事夔黄岡諸生與王子聲一鳴康侯等為十二友子聲嘗為我語夔于長安以為才坐遊大吏貴人所口語捕逮急對子聲已前死莫為言夔跳身亡去北至代所在十年矣獨其母老人與婦居丁零訟係至求死不可得康侯嘗居間存活之又時時上書理夔後稍有哀夔者得白夔乃出曰我不可復

為郡縣諸生矣取貲所遊而遊太學以交于賢豪長者公卿間豁吾意康侯曰子行而嫂餓柰何吾有田數十畝近齊昌縣可粟六百斛他豪臬物稱是以給嫂幸無內顧憂夔曰可矣起別去擇日治文書行此所為康侯之義也或曰異日夔必有以報康侯非也康侯何以必知異日耶或又曰康侯為人故拓落自喜一時聞人如郭美命瞿膚夫焦弱侯皆相慕豔為之記以傳康侯徼亦有名之意耶予觀康侯非泄泄為名者天下凡有意

義之事常力不能致而心喜之口道之喜極而致固人情也如予于康侯未有聞也而獨聞之偶愚偶愚曰非惟如是而已康侯固留意内學者文字之外别有所窺若此者亦非予所知也獨怪江楚之間不少學者江多儒俠而楚多俠儒以所聞見其于兄弟宗黨友朋之急好以其身與焉而不出于庸庶人之見者亦幾何人也彼誠無所窺者邪康侯祖江居黃能世其家學必有出文字之外者姑記其行義以風云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五十三 變體

東山記 唐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常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胡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

電射雲木虛吟恍忽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
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乃命掌舍設
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于青靄佇翬
褕於紫氛百神朝於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
旆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傅壑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
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皇后帝女
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
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

詩作於是實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誠賁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耀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照景竅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任城縣廳壁記 李白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葢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

分當周成迺東魯之邦自伯禽到於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瑯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陳明漢則名主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

邑屋豊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横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圠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錢貨之槖籥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户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温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閒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鼔必合于桑林寛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恵而安之三之歲富而

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反醇和之性行者遜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契于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輙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也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

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為黄壤汩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薒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束阸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没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静適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

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
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黒龍涸九州况乎一水
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况乎數仞之高而
自為力神人之昜昧者難知宻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
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揺演空
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
悲鳴若冥應肸蠁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
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

或斬馬陵之土無或抔馬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瘞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大盜之守未是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陵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曰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塚後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賔之俗邊雖有防示
不久設軍出於内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
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
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於器械
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於卒乘者均其賜予
合其軍書契之要凡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
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葢文之職也舊制朱
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為之淮南節度行軍

司馬尚書户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綿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書説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恊乎邦要慮通乎事㣲入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鐃鐲師律既和軍容丕肅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綏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吴楚銳士燕韓勁卒竒材劒客猿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提封千里徵令百役税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

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常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賔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為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為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内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于平而物自安道葢用是也兹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罇俎之間今古

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臯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徳盛府有馬翰獲庇于有禮之俗遂安于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

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絶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黄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箄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名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

知世數之存沒掛劒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鉤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仞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於以加敬嚴乎閟宮別閨壺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

由無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贄幣宜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覲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徃烈寒來暑徃敢用同於紀年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與循源北峙廻岡旁轉圓環四帀中成坎窞窪

窌巷洞生泉噏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别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瀠曠野之湫然黄河作其左塹清渭為其後迴褢斜右走太一前横崇山濬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盎凝而不散黄旗欝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磽确外為寰宇敞無垠堮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内為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肢體具矣有心以繫其

神馬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葢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漢夫内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圖根深蔕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於有隋圮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

由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潰汙入其洞徹銷涎滌以下澄汗瀘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膇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雁斜窺瀺汋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縟重樓夭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滉瀁電烻凝烟

吐霤浮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徽徽而清肅其涵虚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祓禊則就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於上空砰磕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黤藹敷俞天人曳雲霤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

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纎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渟渟瑞見祥形乃或淫湎以情泛濫無斁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絡驛妖生禍覿其棲神育靈興善懲惡有如此者其幸因受命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

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
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
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玆池者其有謂
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
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
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命夫深則淺矣而有
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葢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
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刋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

也貞元五年歲在已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内廷常僚九人丞弼者五而十數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余與三川守李公而已曁太和乙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纔嘆止與已恊白鷄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黄犬之悲則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憂傷所侵瘦蕭多病當驚北叟之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施曲軒𠃵隱堺堄竹

樹隂合簷楹晝昏喧雀所依涼颸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爲虚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佳樹延清輝於月幌留愛景於寒甍晨憩宵遊皆有殊意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寅歲丙申月庚辰日銀青光禄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記五十四

汴州東西水門記 唐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

女鄃會闃郭溢鄆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疎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歴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嘑劫衆阻兵懔懔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

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豊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閩城開新池記 并序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為遊舟

娱席之地而姹花嫋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莫極矣及高平公按察之餘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汙壍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右寫影浮秀者輳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疏汙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遞輪足給必爲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

詞曰
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盈瑩集作縈縈為公藻鏡新流泱泱與地輿詳集作祥嘉鯉鮐魴于水息昌嘵魲嘘咃即水與死翡翠鵁鶄浴涘眠晴辛蒲剪剪扇荷孳孳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紺竹滲縮醉集作醞沃延榮接姿以水為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

酒以歌日入而起

慶州大順城記并序　宋張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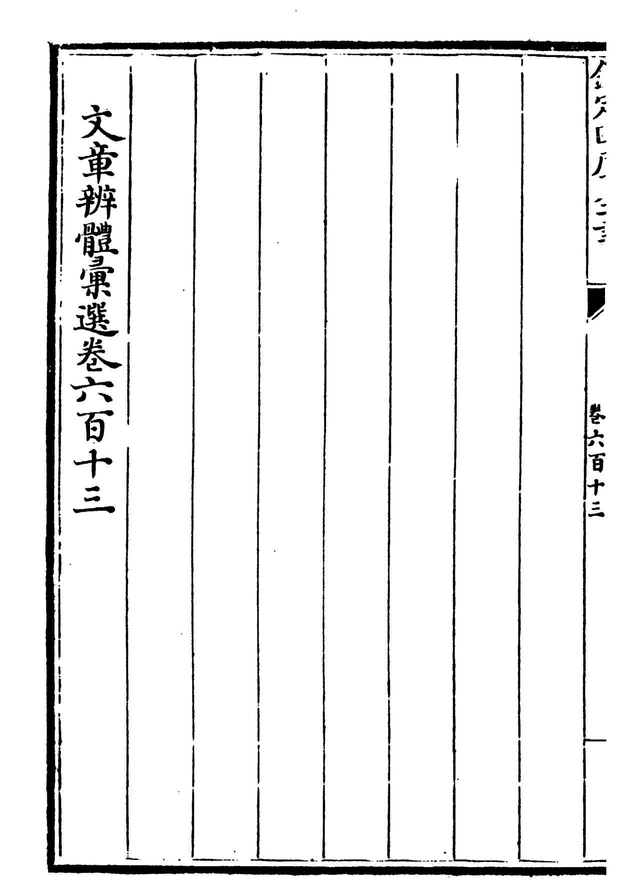
慶歷二年某月某日經畧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

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驁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於朝講士於野鋸刑斧誅選付能

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
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強徐以計勝吾
觀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御
其衝保兵儲粮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帥卒走交口同
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罷于府
出幣于帑出粮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
鍛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
箕土編繩畚杵戣敵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

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待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還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上薦聞於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

年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記五十五

七星橋記 明 楊慎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原之剽分躔參井之餘度粤若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畢節關索授鉞之區維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狂溪狠

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比虎牢而倍蓰兩嶔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鼓洪濤于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李于荒途叱石誰感乎黿鼉成梁空瞻於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黄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喟然嘆云高下必因乎丘澤朝夕恒儆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岸兼千章饒地產之名材人心若堅神功可冀矢磨杵成針之志徵折梅寄驛之靈薙彌刋林鳩僝鏤岊淬茲寸顧礪彼羣徒高義動萬商

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刀布出翳薈而壯結搆劃㠎頫音㠎腰荎荎音至以施輿杠㐲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染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檜銀漢以横陳雪浪雲濤拖玉虹而曲抱騎無踰截岷不褰裳陽侯驚波易為方軌馮夷浸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渾于黄河手握征南之節較昔梁孫原于黑水身乗博望之槎豈有一介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道之景行欵奠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誟近傳羅

甸之口碑隱行昭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續可謦欬欬之文爰鍥貞珉匪溢華袞薄言觀者勿替引之

觀濠堂記

陳繼儒

昔摩詰圖畫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非止托心賞于冷然有美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為山半簣鷗磯清淺花枝笑于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壁月映柳皃鷺在

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凄兮不斷四圍秀色翠籠薜荔之墻一道晴霞霜暈芙蓉之浦枯蘭吐蕙槁木蒸芝之神仙于此樓居大夫從之作賦醉來刻竹清歌散渭畞之陰倦以據梧幽夢仗蔚林之石夕陽殿角蕉葉扇而鹿眠點雪爐頭茶烟横而鶴避紅亭客散碧沼風生門設不關簾鈎半上凭軒踞狻猊之鼎隱几披龍馬之文身侍羲皇地隣濠濮登斯堂也盍徃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虚心凈以納瑕得碩人之雅

量淡成君子信薦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澄懷觀道何知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春風樓記　曹學佺

夫山詘水贏則能蕩之而來壑深舟固則或負之而去故樓居為仙人之所好而水上為智者之至樂也余令年客豫章住在東湖友人李雲將氏門楣相對一呼即集時坐春風樓中春風樓者其尊人孟乾公之所創也

孟乾一代風流千秋命賞銅雀春深瑤臺月滿嘗有春風微顡被之絃管抽其景光矣至今烟霞傍岍猶疑綺陣之施鳧鶴浮波尚作清音之和者也雲將屬余所以記之余見東湖之水信乎吐吞城郭而嘘吸風雲者誰家别業若箇良工祇以秦蛾背鏡孰映黛光吴駟過門徒看練影者哉春風樓若為東湖而設而湖遂得為此樓有也層構既崇八窓自豁堂麗而華房密而曲集珠履之上賓擁翠鈿之佳婦玉杯範雪銀燭孽烟中無不

有外別一區天井載浮空廊受浸樹勢半欹苔痕盡染既風生其薦爽雖月晦而駐明東西兩岸俱有長垣為公府之所築乃為我而隔市塵矣西山逶迤而來猶窺一抹似露半眉落日倒景則出金翠之盛粧也南面相對其為長隄高柳者杏花樓耶雲日在杏花樓時作燕支色其在柳樹之上依稀柳色也東南水特寛地勢若少缺湖中島嶼有蘇公亭峙之望此輙有無窮之想余一夕與雲將汎小艇問其處西山霞氣蒸人中流聞簫

鼓聲渺渺自空墮回視春風樓如在蓬島而我輩已神仙中人矣

蓋茅處記　張羆

城之南曁吾廬居焉徑寂而宜禪也百堞縈左羣木羅户睒以環溪錯以脩竹廣疇迷望雲物曠然纍纍古丘平山若髻有僧慧雲者紫栢老人舊弟子也率其二徒來就于傍定而無喧朴乃知足于是編竹為椽誅茅當瓦一龕依于松栢燈火挂于蓬蘿雖震風凌雨未受夏

屋之帡幪而夕秀朝雲也占蕭齋之景色一枝粗穩半壁晏如量腹而一鉢千家度形而十年片衲物無肌也我何有哉古之至人以三光為戶牖故不碍桑樞四時為庭除故不畢茨草但取造化之有生成自然若鑿人工之能補葺特甚所以虛能生白無有室用况乎佛地雅似蓬居昔維摩十笏開基支公三賢備勝止以眼前作案不須物外多求豈必問金田于給孤飛玉槃于祇洹作塵外塵生法中法也余性嗜丘園夙敦禪忱數椽

古屋栖已儉于鷦鷯四壁秋風墻更饒于薜荔暇當選佛閒亦觀空意不屬于蝸廬情自同于烏託葢茅之旨余有取焉故記

隋樓懷古記 鄭懷魁

土木文繡之興最繁隋代烟花樓臺之勝莫盛廣陵中天嬋媛之居南朝佳麗之地極般倕之巧匠盡姬姜之妙材寶袂迴風雕甍麗日千門萬户制窈窕以相經左江右淮娛沈冥而忘返夫其南擅梁陳之靡北掩齊周

之華陋好樂之無荒侈自君而作故傾東都於內院意
猶未攄半中原為離宮心馬盖闕揚州之夢正好江南
之望應遥道汴河之黄流接邗溝之清渚龍舟鳳舸汎
濫乎迴波之中吴仙韓娥勃窣乎層霄之上輕裾倚檻
迎風飄而欲翔沈燎熏爐裊烟霏而不散別有兒名來
夢女號司花宜登任意之車偏寘忘歸之帳彼一時也
何其盛歟按南部之書徵大業之跡人閲九代事絶千
年川實谷虚飛樓綺觀之址灰飄烟滅雕車洞户之墟

盖已半入祇園長淪梵宇薜帷不定旛影動天風之揺
苔閤無光燈煇傳日月之照矣嗟乎載陳禹訓三復周
詩危峻宇之亡邦知厲階之自婦也故乃戒瑶臺而存
卑室屏玉女而却宓妃豈有清歌淹戲樂之州神仙眩
迷藏之府金翠瑶碧明掩燭宵之螢鐘鼓笙簧聲亂司
晨之鳥貿重昏之杳靄窮九夏之恢㒵阿房驪山之宫
詎論寗寮鄴都雀臺之妓未極留連遂使燕辭樓而不
歸梅逢春而空笑風蕭隋苑行人指玉鉤之斜雨暝雷

塘耕夫識寳釵之處可為潺湲霣涕寂寞傷神者矣是以綴所見聞陳其興廢楊花飛去無復宮人之歌叢薄相依不獨蕪城之賦聊申鑒夏用𠤎過秦云爾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記五十六變體寓體

醉鄉記 唐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

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罷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葢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兾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

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迨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為之記

睡鄉記 蘇軾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

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卧而自足不車不舟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為凡其目見者皆妄也昔黄帝閒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

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鷄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儌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黄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涂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内窮于長夜之飲外累于攻戰之具于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勿覺也其後山人處

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為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書志一

復徵曰誌如身之有痣著形跡以垂久遠也 吳訥曰自漢書有禮樂刑法等志而誌之義所由見直曰志者省文也至於墓誌另爲一體

禮書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繇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

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宫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

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衞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

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迺採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繇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

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
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
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繇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
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
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
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
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苣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
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

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

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繇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繇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繇其道則

行不繇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頴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

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繇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繇其道故也故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

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

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太羮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羮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羮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太廟之未內尸也始絶之未小斂

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

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喪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

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

於是中焉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巳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廼興海

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淵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採風俗恊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

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

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迺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

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説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

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繇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搥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

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
矣是故先生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
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
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已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
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
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
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

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

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繇中出禮自外作樂繇中出故静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

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繇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

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

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隮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

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佚者其舞

行綴短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㤗章章之也咸池備也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也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

以象德也禮者所以閑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别異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

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欣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翮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黄鐘大吕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罇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辯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

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

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

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

心知百體皆繇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也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

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内

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

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

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荅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

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祅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

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驁僻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

賤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

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

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陜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

祀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

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纍纍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凡音繇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

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

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

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

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動脾而
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
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
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
正度也弦大者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
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宫音使人
温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
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

而好禮夫禮繇外入樂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内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宫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

之伐以殄夏亂遞與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

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内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

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
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
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當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
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
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
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
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
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

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

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
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
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
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
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
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
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

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

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

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

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

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言萬物之老也

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

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鍾之宫故曰音始於宫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别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

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歷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

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厯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
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
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
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
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
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
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
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

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尚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

習歴及張蒼時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黄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歴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歴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歴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

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黄鍾為宫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

年年名馮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六